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最适合 9—16 岁孩子阅读的经典译本

白牙

一只名叫“白牙”的小灰狼在爱的感化下变成驯养犬的故事

WHITE Fang

Jack London

[美] 杰克·伦敦 著

蔡金秋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白牙

一只名叫“白牙”的小灰狼在爱的感化下变成驯养犬的故事

WHITE Fang

Jack London

[美] 杰克·伦敦 著

蔡金秋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牙 / (美) 伦敦 (London, J.) 著; 蔡金秋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ISBN 978-7-5399-7086-8

I. ①白… II. ①伦…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3829 号

书 名 白牙

著 者 (美) 伦敦

译 者 蔡金秋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特约编辑 聂 斌

文字编辑 邹晓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086-8

定 价 23.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章	食物的踪迹·····	2
第二章	母狼·····	9
第三章	饥饿的嚎叫·····	19

第二卷

第一章	獠牙之战·····	30
第二章	狼窝·····	39
第三章	灰狼崽·····	47
第四章	世界的墙壁·····	52
第五章	肉食法则·····	62

第三卷

第一章	造火者·····	68
第二章	桎梏·····	78
第三章	被驱逐者·····	86

第四章	神的行踪·····	91
第五章	契约·····	96
第六章	饥荒·····	104

第四卷

第一章	同类的仇敌·····	114
第二章	疯狂的神·····	123
第三章	仇恨的统治·····	131
第四章	死亡之战·····	136
第五章	桀骜不驯·····	147
第六章	慈爱的主人·····	153

第五卷

第一章	漫长的旅途·····	168
第二章	南国·····	173
第三章	主人的世界·····	180
第四章	同类的呼唤·····	190
第五章	睡梦中的狼·····	196

第一卷



第一章

食物的踪迹

黑压压的云杉林，阴郁地耸立在河道两岸，河水早已结了冰。不久前一阵大风，将覆盖在树上的冰雪一扫而去，如今只剩下这些光秃秃的树了。它们相互依偎着，在渐渐消失的暮霭中显得阴森而恐怖。这是一片荒凉的土地，没有一丝生机，也没有任何动静。无边的沉寂笼罩着这一切，万物是如此的孤寂与寒冷，甚至连悲伤的情绪都没有了。然而，这中间却隐约夹杂着一丝狞笑，一种比任何悲伤都要可怕的笑声。那笑声如同斯芬克斯的微笑一般，阴郁而狰狞，又好似冰雪霜冻一般，寒冷而刺骨，仿佛在暗示着那无处不在而又难以脱身的危险。那是主宰万物的永恒智慧，以一种难以言传的方式，嘲笑着生命的无奈与抗争的徒劳。这，就是荒野，一片极其野蛮、冷酷无情的北国荒野。

但是，即使在这片土地上，不屈的生命也依然存在。一群狼狗正沿着结冰的河道艰难地行进着，竖起的毛发上结满了白霜。它们的气息一呼出嘴巴，就在空气中凝结成了浮沫般的水蒸气，这些水蒸气随后又落到它们的皮毛上，结成了白霜。这些狼狗的身上都套了皮轭，一根根皮带把它们与身后的雪橇拴在一起，不过，雪橇上并没有坐人。这雪橇是用结实的桦树皮做成的，整个表面都贴着雪地。雪橇的前端像个卷轴一般向上卷起，这样才能使其在滑行时，压住并盖过前面那波涛起伏般松软的雪。雪橇上面有一个狭窄的长方形木箱子，这箱子用绳子牢牢地捆着。除此之外，雪橇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東西——几条毯子、一把斧子、一只咖啡壶和一只煎锅。然而，最显眼的还是那个又长又窄的木箱子——雪橇上的绝大部分空间都被它占据了。

在这群狗的前面，一个穿着宽大雪地鞋的男子正吃力地往前

走着。紧跟在雪橇后面的是另外一个男子，他也在雪地里艰难地跋涉着。雪橇上的木箱子里则躺着第三个男子，这个人的苦难历程已经结束了。他早已被荒野彻底地征服和打败了，再也动弹不得、抗争不了了。荒野一向都不喜欢那些运动的事物，如此看来，生命本身就是对荒野的不敬，因为生命在于运动，而荒野却总是想方设法地毁灭这种运动。它将河水冻结，使其无法奔流入海；它榨取树枝的元气，直到那强有力的树心都冻住了才肯罢休。然而，最残忍、最恐怖的却是荒野对谦恭的人类所进行的折磨与摧残。人类是一切生灵中最不安分的动物，他们永远都在反抗着这样一个信条——所有的运动终将止于运动。

这两个无所畏惧、不屈不挠的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跋涉着，要知道，他们的生命还没有结束呢。他们的身上裹着毛皮和软软的鞣皮，睫毛、脸颊和嘴唇上沾满了气息凝结成的冰晶，面目模糊得令人难以辨认。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地以为他们正在参加一场幽灵般的假面舞会，而他们扮演的则是阴曹地府里鬼魂出殡时的送葬者。然而，在这些面具之下，他们仍然是人，是正往这片荒凉沉寂、嘲弄万物的土地深处行进的人，是热衷于那些非凡冒险的渺小探险者，更是驱使自己 and 这个广阔无际、陌生荒凉而又毫无生气的世界相抗争的人。

为了省些力气，他们一路上都不说话，只顾着往前赶路。四周一片寂静，他们察觉到这股寂静的力量正压迫着他们，摧残着他们的精神。那种感觉，就像是潜水者所遭受的来自深水的巨大压力一般，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这寂静以它那宽广无垠的分量和不容改变的天意压迫着他们，逼着他们退缩至自己心灵最隐秘之处，就如同榨葡萄汁一般，榨干了人类所有的狂妄、热情以及他们灵魂中那种僭妄的自尊。人类这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些渺小的尘芥而已，凭借低劣的花招和可笑的诡计，在各种巨大而陌生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徒然地存活着。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这里的白天很短暂，也没有太阳。现在，就连那丝黯淡的光线也开始渐渐消退了。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嚎叫，瞬间就将这片寂静打破了。这嚎

叫声转而急速升高直至最高调，然后就这样持续着，那声音颤抖而紧张，随后又慢慢地消失了。要不是那嚎叫声中带着些绝望般的凶狠和饥饿的渴望，你或许会以为那是一个灵魂迷失的人在哀嚎。走在前面的男子回过头来，和后面那个人的目光相遇了，两人隔着狭长的木箱子，相互点了点头。

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二声嚎叫，这叫声如同针尖一般犀利，再次划破了这片死寂。这一次，两人都听出了嚎叫声的位置。这声音是从他们后面传来的，应该就在他们刚刚涉足过的某片雪地里。这时，突然又响起了第三声嚎叫，像是对上一声嚎叫的回应。他们能听出来，这一声是从第二声的左边传来的。

“它们在跟踪我们，比尔。”走在前面的那个人说道。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还变了味儿。很显然，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说出了这句话。

“现在食物匮乏，”他的伙伴回应道，“我有好几天都没见到兔子的踪迹了。”

随后，他们便不再说话了，但两人都竖起了耳朵，仔细地听着身后那些猎食者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嚎叫声。

天黑下来时，他们把狗群赶到了河道边的一小片云杉林里，准备在那里露营。他们将那副棺材放在升起的火堆旁，这样一来，既能把它作桌子又能当凳子。狼狗们则远远地窝在火堆的另一旁，它们相互咆哮着、争吵着，却丝毫没有要离开火堆、跑到黑暗中去的意思。

“亨利，依我看，我们的狗离营地也太近了。”比尔说道。

亨利蹲在火堆旁，正要把一块冰放进咖啡壶里，听到比尔说话，他只是点了点头。直到他坐上棺材，开始吃东西了，才开口说起话来。

“这些狗知道在哪里呆着能保全它们自己，”他说道，“它们宁愿吃掉别人也不愿被别人吃掉。这些狗可聪明着呢。”

“噢，这可不一定。”比尔摇了摇头说道。

他的伙伴看着他，有些惊讶地说道：“我可是头一回听你这么说的。”

“亨利，”比尔一边慢吞吞地嚼着嘴里的豆子，一边思索着问道，“你注意到没有啊，今天我喂它们时，它们闹腾得有多厉害。”

“确实比平时凶得多。”亨利承认道。

“我们一共有几只狗，亨利？”

“六只。”

“那么，亨利……”比尔故作玄虚地停顿了一小会儿，接着又继续说道，“我就说嘛，亨利，我们只有六只狗。当时我从袋子里拿出了六条鱼，每只狗一条，可是，亨利，最后我发现鱼不够了，差了一条鱼。”

“你数错了。”

“我们只有六只狗，”比尔心平气和地重复道，“我拿出了六条鱼，但是不知为什么独耳却没有鱼吃。后来，我又从袋子里拿了一条给它。”

“我们只有六只狗呀。”亨利说道。

“亨利，”比尔继续说道，“我可没说吃鱼的全是我们的狗呀，但它们绝对吃了七条鱼。”

这下，亨利不吃了，他隔着火堆将狗数了一遍。

“现在只有六只了。”他说道。

“我看到另外那只穿过雪地跑了。”比尔冷静而又肯定地说道，“我当时真的看到了七只。”

亨利满眼同情地望着他，说道：“等这趟行程结束了，我就该谢天谢地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比尔询问道。

“我看哪，这一路颠簸让你变得异常不安，你看你现在都开始产生幻觉了。”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幻觉，”比尔严肃地回应道，“所以，当我看见它穿过雪地跑走时，我还特意瞅了瞅雪地，可那雪上确实有它留下的脚印啊。于是，我又数了数狗，还是六只啊。那脚印现在还在雪地上呢，你要看看吗？我来指给你看。”

亨利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嚼着嘴里的东西。吃完饭的时候，他又喝了一杯咖啡，然后用手背抹了抹嘴，说道：

“那么你是说这东西是……”

没等他说完，黑暗中的某个角落里便传来了一声长长的凄嚎。他停下来仔细地听了一会儿，随后又朝那嚎叫声的方向挥了挥手，继续说道：“是它们中的一只？”

比尔点了点头，说道：“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定是它们中的一只。你自己也注意到了，我们的狗那时候闹得有多凶。”

此时，四面八方响起了一声又一声的嚎叫和此起彼伏的回应声，原本寂静的荒野顿时乱成了一片。狼狗们惊恐地挤在了一起，紧挨着火堆，连身上的毛都被烧焦了。比尔添了些柴火，点燃了烟斗。

“我看，你有些泄气了吧？”亨利说道。

“亨利……”比尔若有所思地抽了会儿烟，继续说道，“我刚才就在想，这家伙可比咱俩幸运多了。”

他边说边用大拇指戳了戳他们坐着的木箱子，意思是说除他俩之外的第三个人。

“你和我啊，亨利，我们俩死的时候，要是能有足够多的石头挡住那些狗，确保它们拖不走我们的尸骨，那就算不错的了。”

“我们可比不上这家伙，人力、物力、财力，样样都有。”亨利回应道，“像这种长途跋涉的葬礼你我可负担不起。”

“亨利，我想不通的是，像他这样吃穿不愁的人，在他们那里也得算是个老爷一类的人物了吧，可他为什么偏要跑到这荒郊野岭里来呢？这可真让我想不明白。”

“他要是好好地在家里呆着，没准儿还能平安地活到老呢。”亨利赞同地说道。

比尔张开嘴想要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随后，他用手指了指四周那堵逼向他们的黑暗之墙。在这一片漆黑之中，他看不出任何形状，唯一能看见的就是那一双发光的眼睛，那目光如同燃烧着的煤球一般灼人。亨利点了点头示意比尔，他发现了第二双、甚至第三双眼睛。现在，一圈发亮的眼睛已经围拢在他们的营地附近了。那些眼睛一会儿变换位置，一会儿又消失不见，之后又重新出现了。

狗群变得越发不安起来，在一片恐惧之中，它们窜到了火堆这边来，在两人腿边畏畏缩缩地爬来爬去。慌乱之中，一只狗被挤得翻倒在火堆边上，皮毛都被烧着了，这可怜的小家伙疼得哀嚎了一

声，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皮毛烧焦的臭味。这场骚乱使得那圈眼睛慌张地移动了一会儿，甚至还后退了些。然而，当狗群渐渐安静下来之后，那圈眼睛也就不动了。

“亨利，没了弹药真是倒霉透了。”

比尔已经抽完了烟，正帮着同伴把皮毛和毯子铺到雪地上的云杉树枝上，这些树枝他在晚饭前就已经铺好了。亨利哼了一声，开始解脚上那双鹿皮鞋的鞋带。

“你刚才说你还有几颗子弹？”他问道。

“三颗，”比尔回答道，“要是有一百颗的话，我一定让它们尝尝子弹的厉害。这帮该死的畜生！”

他怒气冲冲地朝那些发光的眼睛挥了挥拳头，之后就把鹿皮鞋稳稳地撑在火上，开始烤起来。

“我真希望这阵寒潮能早点儿过去，”他继续说道，“这两个星期以来，气温一直都在零下五十度。要是我没接手这趟行程就好了，亨利，依我看，这形势不妙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感觉有些不对劲儿。现在我只希望这趟行程已经结束了，你和我，我们俩已经在麦克加利城堡里了，我们就坐在火炉边打牌呢。我真希望是这样啊。”

亨利咕哝着爬上了床铺。就在他刚要睡着的时候，他的同伴把他叫醒了。

“你说，亨利，这些狗为什么没有攻击那个混进来吃鱼的家伙？这可真让人想不明白。”

“你想得太多了，比尔。”亨利迷迷糊糊地回答道，“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现在不要说话了，闭上眼睛睡觉吧。等到了明天早上，你就没事了。你的胃又反酸了，一定是这毛病捣的鬼。”

两个人并排躺在一个被窝里睡着了，呼吸声沉重无比。火苗渐渐地熄灭了，营地四周那些发光的眼睛靠得更近了。狼狗们恐惧地挤在一起，每当有一双眼睛靠近时，它们就恐吓般地吼叫着。有一次，狗叫得特别凶，把比尔都惊醒了。为了不打扰同伴，他小心翼翼地爬下了床，往火堆里加了些柴火。慢慢地，火苗又旺了起来，那圈眼睛也后退了些。他随意瞅了瞅那些挤在一起的狗，突然

猛地揉了揉眼睛，更加仔细地看了看，之后又爬回到了被窝里。

“亨利，”他叫道，“喂，亨利。”

亨利从睡梦中惊醒，问道：“又怎么了？”

“没什么，”比尔答道，“只不过现在又变成七只狗了，我刚数的。”

亨利哼了一声，表示他知道了，不一会儿那哼声就变成了鼾声，他又沉入梦乡了。

第二天早晨，亨利先醒了，之后便把同伴从床上赶了下来。虽然现在已经是早上六点钟了，但要见到光亮还得三个小时之后。在一片漆黑中，亨利着手做起了早饭，比尔则卷起毯子，开始整理准备上路的雪橇。

“喂，亨利，”他忽然问道，“你说我们有几只狗？”

“六只。”

“错了。”比尔有些得意地说道。

“又是七只了？”亨利怀疑地问道。

“不，是五只，有一只不见了。”

“该死！”亨利愤怒地吼道，也顾不上做早饭了，径直冲过去数起狗来。

“是的，比尔，”他肯定地说道，“法迪不见了。”

“那家伙跑起来像闪电一样快呢，一溜烟儿的工夫就不见了。”

“它准是没希望活着回来了，”亨利推断道，“它们一定会活活地把它给吞了。我敢说，在被它们吞下去之前，它肯定在不停地哀叫着呢！那群该死的畜生！”

“它本来就是只笨狗。”比尔说道。

“即便是再笨的狗也不至于笨到跑出去送死啊。”亨利一边审视着那些剩下的狗，一边说道。要知道，他一眼便能看出它们各自的显著特征来。“我敢打赌，其他任何一只狗都不会做出这种傻事来的。”

“现在，你就是用棍子轰，也不可能把它们从火堆旁赶走的。”比尔赞同道，“不过，我倒是一直都觉得法迪有点儿不对劲。”

对这只死在北国旅途中的狗来说，这便是它的墓志铭了。不过，和许多其他的狗，甚至和许多人的墓志铭相比，这倒也并没有显得那么寒酸。

第二章

母 狼

吃完早饭，两人将简单的行李捆到雪橇上，然后便转身离开了那堆烧得正旺的篝火，又继续在黑暗里赶路了。这时，只听狼群那凄厉的嚎叫声又响了起来，那声音穿过黑暗与寒冷，此起彼伏地回应着。两人也不再说话了，就这样默默地走着。直到九点钟的时候，天才亮了起来。正午时分，南面的天空呈现出暖洋洋的玫瑰色，那里是地球表面突起的地方，因此挡住了阳光，使之不能直接照到北部的世界。然而，那团玫瑰色很快就消失了，白天残留的余辉延续到三点钟的时候，也渐渐地消退了。于是，在这片寂静荒凉的大地上，北极的夜幕再次拉开了。

随着黑夜的降临，他们左右两边以及身后那群猎食者的嚎叫声更加逼近了。有好几次，这嚎叫声逼得如此之近，让正在雪地里艰难跋涉的狼狗们都惊骇不已，它们一度陷于短暂的惊慌失措中。

两人设法将狗控制在轭下，这才止住了慌乱。这时，比尔说道：

“要是它们能放过我们，到别处寻找食物就好了。”

“它们确实让人伤脑筋。”亨利同情地说道。

此后，他们便着手准备扎营，不再说话了。

这会儿，亨利弯着腰，正往烧得沸腾的一锅豆子里加着冰块。忽然，他听到了一声棒打的声音。只听比尔一声惊呼，接着，狗群里便传来了一声痛苦的哀嚎。他猛地一惊，站起身来，正好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穿过雪地，消失在夜色里。紧接着，他便看到了比尔。这家伙正站在狗群里，脸上洋溢着半是得意、半是丧气的神情，一只手里拿着一根粗棒，另一只手里则握着一条只剩尾巴和残骸的干马哈鱼。

“这鱼让它吃掉了一半，”他解释道，“不过，我还是重重地给了它一棒。你听到它的尖叫声了吧？”

“那是什么东西？”亨利问道。

“没看清，但它跟狗一样长着四条腿，一张嘴和一身毛。”

“依我看，那肯定是只驯养过的狼。”

“不管是不是只狼，但它绝对被驯化过。每次我喂狗时，它都敢来抢它的那份鱼。”

那天晚上吃过饭后，两人坐在长方形的箱子上抽着烟。这次，他们发现那圈发光的眼睛比以前围得更近了。

“但愿它们能碰上一群驼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别再跟着我们了。”比尔说道。

亨利哼了一声，语气中没有一丝情感。接着，两人便沉默不语地坐了一刻钟。亨利凝视着火堆，比尔则透过火光，凝视着黑暗中那一圈发光的眼睛。

“要是我们现在已经到达麦克加利就好了。”比尔又开始抱怨了。

“闭嘴！收起你那满腔的愿望和牢骚吧！”亨利突然间变得很愤怒，“你的胃反酸了，一定是这毛病又发作了。你还是吞一小勺苏打吧，那样，你的胃就会好一些，你也会更讨人喜欢些。”

第二天早晨，亨利被比尔那一连串恶毒的诅咒声惊醒了，于是，他用一只胳膊撑着身体，想看看情况。他发现火堆里又多了些柴火，火也旺了起来，比尔则站在火堆旁的狗群里，高举双臂大声地诅咒着，脸部因过分激动都有些扭曲了。

“嘿！”亨利喊道，“出了什么事？”

“弗罗格不见了。”比尔答道。

“不可能。”

“我跟你说是真的。”

亨利一听，立刻从毯子里跳了出来，奔到了狗群旁，仔细地数起狗来。数完之后，他便和同伴一起，破口大骂那位夺走他们两只狗的荒野强者。

“弗罗格是这群狗里最强壮的。”骂完后，比尔说道。

“而且，它也不是只笨狗啊。”亨利补充道。

就这样，两天的时间记录了两只狗的墓志铭。

两人闷闷不乐地吃完了早饭，随后，他们便将剩下的四只狗套上了雪橇。这一天和以往的日子没什么两样，他们依旧默默地在这冰天雪地里艰难地行进着，而那些看不见的追踪者们也依然紧紧地跟在他们的身后。除了它们的嚎叫声以外，便没有什么来扰乱这片寂静了。午后不久，黑夜就来临了，这些追踪者们像以往一样围了过来，嚎叫声也因此更近了。狗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剩下的四只狗全都惊慌不已，有好几次把挽绳都弄乱了。两人也变得愈发沮丧起来。

“好啦！这下可把你们这些笨蛋给拴好了。”当天晚上安排妥当后，比尔笔直地站在那里，满意地说道。

亨利听后，便停下了做饭的活儿，跑过来看个究竟。他发现比尔不但把狗拴了起来，而且还按照印第安人的办法，把它们拴在了棍子上。事实上，比尔在每只狗的脖子上都拴了一根皮带，这根皮带紧勒着狗脖子，因此它们根本咬不到。除此之外，每根皮带上还拴了一根四五尺长的粗棍，棍子的另一头则用皮带紧紧地拴在地面的木桩上。这样一来，狗既咬不到它那头的皮带，也碰不着拴在棍子另一头的皮带。

亨利赞许地点了点头。

“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制住独耳，”他说道，“它咬起皮带来比刀割得还快呢。这样一来，明天早上它们一定还会完好无损地待在原地。”

“那是一定的。”比尔肯定地说道，“我发誓，要是明天早上有一只狗不见了，我就再也不喝咖啡了。”

“那些家伙肯定知道我们没子弹了。”睡觉时，亨利一边指着那圈发光的眼睛，一边说道，“要是我们冲它们放两枪，它们一定就会规矩些了。要知道，它们可是一天比一天逼近我们了。你睁大眼睛避开火光瞧瞧，那里！你看见那只了吗？”

有好长一段时间，两个人就坐在那儿，观察着火光边那些模模糊糊的影子，权当是消遣了。他们发现，只要盯着黑暗中任何一双

闪闪发光的眼睛，仔细地看上一会儿，就能慢慢地看出那只野兽的身形来。他们甚至能察觉到那些身形在不时地移动着。

这时，狗群里传来的声音引起了两人的注意。独耳正急促而焦虑地哀叫着，它拉直了棍子，急切地想要冲入黑暗中。但是，由于被拴着，它根本跑不掉，只好疯狂地咬着那根木棍。

“比尔，快看那儿。”亨利悄声说道。

在火光的映照下，两人看见一只像狗一样的动物，正偷偷摸摸地侧着身体走了过来。它的神情既犹豫又大胆，边走还边留意着他们，不过，它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狗的身上。独耳一边拉直了棍子想要冲过去，一边急切地哀叫着。

“这个蠢货独耳看起来并不感到害怕。”比尔压低了声音说道。

“那是只母狼，”亨利低声说道，“这也就是法迪和弗罗格失踪的原因。它是狼群的诱饵，负责把狗引出去，然后，其余的狼就可以一拥而上，把狗分食了。”

篝火啪得响了一声，那是一根柴火爆裂时发出的响亮声音。那只奇怪的动物一听见这声响，马上又跳回到黑暗中去了。

“亨利，我觉得……”比尔说道。

“怎么了？”

“我觉得，刚才那只就是之前被我用木棍打过的家伙。”

“毫无疑问，肯定是它。”亨利回答道。

“还有，”比尔继续说道，“这畜牲这么熟悉篝火，可真让人费解。”

“它懂的可比一只老道的狼还要多呢，”亨利赞同地说道，“这家伙居然能在我们喂食时混到狗群中来，它绝对是一只有经验的狼。”

“奥维兰曾经有一只狗跟狼跑了，”比尔边想边说道，“这件事情我清楚得很。我在小斯迪克的驼鹿放牧场上碰到过一群狼，还打中了那个家伙呢。奥维兰知道后，哭得像个孩子。他说这家伙一直跟狼混在一起，他已经有三年没见到它了。”

“依我看，你说得有道理，比尔。那母狼原先应该是只狗，所以，它一定从人手中吃过不知多少次鱼了。”